

而靡，纪纲法度无可恃；下之士绅相与为醉梦，是非顺逆莫能辨也。不得已，乃自以所见闻发明其义，以救人事之穷。使不幸而有丙子之乱，如黄共安，执而戮之，一无所顾，又岂区区仗一二族人有势力者所能抗拒乎？惟一念之私之是营，而不揣事势，不顾大体，其为乱人心风俗，殆不知所终矣。两日念此，使心不快。接张力臣、左仲敏二信，各以一信复之。

初八日。二伏，雨。接陈松生、陈长林、陈顾亭三信。又由上海文报局递到曾劼刚、李丹崖、张听帆、胡琼轩、温辉珊各信。并接黄泳清二信。听帆信由日本东京发递。何子莪、张鲁生两君同在东京，坐视琉球之废灭而已。曾劼刚信则专辨驳三月廿一日所发信，持论颇极支离，而通观其前后十数行中，一以虚矫行之，无一真实语足动听者。如谓京师奉旨出使西洋，疑区区在此不能一日以居，故急迫启行。当时寄劼刚两书，详及刘锡鸿事，所谓不能一日居者，果何事哉？多为狎侮之辞而不顾其安，则亦其生平所以自处之常度也。

初九日。曾文正公祠树立御碑，张力臣函约往观，至者朱宇恬、余佐卿及意城五人，因留早饭。遣杨瑞堂赴上海料理介福及招商局存款，便致刘芝田、李勉林、莫善徵、陈宝渠、叶顾之、徐雨之、唐景星、郑陶斋、周瀛士、姚彦嘉、徐雪村、黄泳清各信，盖归家三月，上海各谢信尚未一发递也。兼致李申甫苏州一信。接周伊洛及易堂、秉文及吴晴研各信。又接张锡吾信，其名为宗璠，专致求庇之意，而不具其事，度必为张锡吾也。

初十日。接叶小云信，知方奉上海道委，解馀存捐照赴河南。复陈长林、陈燮庵二信燮庵为陈崧生之子，并专柳树仁赴县，顺致吴晴研、邓云程等一信，以秋间谋一赴县，应稍料理。捧云学堂为暂寓之计，其花园两区，岁久荒芜，瓦（砾）〔砾〕丛委，宜稍涤